

■ 我的故事

在父爱的温暖里抗“疫”

王欣

父亲脾气很差,动辄冲我吹胡子瞪眼。毫不夸张地说,我从小就在他嗓口燃起的怒火里“浴火”长大。我发自内心抵触他,对他敬而远之,或者不理不睬。很多时候,相互敌视,是我俩相处的常态。改变这种状况,还是源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。

由于同行的火车上有人被确诊感染,我也被迫居家隔离。虽然没有发热等症状,但我还是很慌乱,肺腑间犹如无数蚂蚁在漫爬与叮咬,心神不宁,坐立不安。

第三天,不知父亲从哪里得到消息,打来电话,问了问我们的身体情况后,竟责问我:“向来粗枝大叶,啥事儿都觉得不要紧、没事儿,瞧瞧,现在都隔离你了,你说你当时为啥不防护好呢?”

闻此,我本就糟乱的心境更加烦闷,哪有这样的父亲,不安慰,反而责怪,这不是添堵吗?“我的事儿,不用你操心,更用不着你管!”我

“砰”地挂断了电话。

第四天中午,父亲打家里座机,妻子接的,说父亲来送饭,不让进,委托小区保安送来了。果然,不一会儿,保安就来敲门,将三个包裹得很严实的大饭盒放在门口。父亲送来的饭盒里装的是油焖大虾、黄豆炖猪蹄、红烧狮子头,两样绿叶菜,还有一盒米饭,这些都是我们最爱吃的,我和妻子、女儿一口气吃了个底朝天。下午,妻子嘟囔着说:“这时候了,别让咱爸送饭啦,你赶紧打电话过去,让他们自己做好防护。”

我打过去,父亲接的。“别送饭了,家里啥都有,街道办事处每天给我们送菜的!”我的口气不温不火,父亲只是“嗯嗯”地应承着。

时隔两日,第七天,窗外依旧连绵地下着阴冷的雨。临近中午,父亲来电话,他喘着粗气,语速很快:“人家不让上楼,你打开南面窗户,放个绳子下来,把饭菜拉上去!”

撂下电话,我赶紧向窗外探望,父亲果然戴着口罩站在楼下,手里举着断

了撑子的旧伞,旁边还陪着一位保安。

妻子赶紧找来尼龙打包绳,把饭菜拉上来。父亲转身要走时,又冲我大声吆喝:“多吃点儿,吃饱了才有劲抗病毒!”我应付着回了一句:“知道了。”

“已经跟他说了,不要送饭,怎么又来了?”我给母亲打电话。母亲沉默片刻,说:“我也劝了,可他听不,这几天,他身上长了刺一样,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安稳。今儿给你送的鸡汤,是他早上四点钟就起来炖的,说反正也睡不着,干脆早点炖上吧。”母亲叹了口气,又说:“现在公交车不敢坐,又下着雨,我不让他送,毕竟有五站路呢,他竟梗着脖子跟我吵……越老越犟。”

餐桌上,妻子和女儿拿来碗筷,七手八脚地打开饭盒和保温桶,每人盛一碗依然温热的鸡汤。女儿喝一口,很是开心,仰起头说:“哈,真香啊!”我也喝了一口,心里却五味杂陈,想起那过七旬的父亲在冷雨里,拎着这些饭菜走那么远的路,我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酸涩。

我懂得父亲的担心与忧虑,后来,我让女儿每天起床就给爷爷打电话,告诉他我们的情况。同时,我也更加振作精神,带着妻子和女儿每天早晚在室内锻炼,强身健体,增强体质。

隔离期间,虽然母亲劝阻,但父亲还是以“去看看孙女”为托词,又来送过两次饭,但保安不让进,只能代为转交。

第十五天,街道工作人员登门通知我们解除隔离,同时告诉我,小区门口有人要见我们一家三口。我们戴好口罩去了,果然是父亲和母亲,他们手里拎着水果还有各种吃的。看到我们走来,父亲咧着嘴笑起来,可笑着笑着,嘴唇竟微微抖动起来,还轻叹着:“总算没事了,总算没事了!”我接过他手里的东西,微笑着劝导他们:“我们不宜聚集和长时间接触,还是早点儿回去吧。”父亲使劲点点头。然而,看着微驼的父亲和瘦小的母亲轻轻转过身、缓步离去的那一刻,我的鼻尖顿时酸得要命,百般抑制,泪水还是漫过了那道堤岸……

■ 生活七彩

草鞋乐事多

陈宗曙

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我既做草鞋又穿草鞋。几乎每双草鞋,我都会穿到两头将要漏底,还敝帚自珍,不舍得丢弃。直到80年代末,生活条件好转,我才换上了黄色球鞋。从此,草鞋作为时代见证“功成身退”,其编织工具也束之高阁。

可是做梦也没想到,2016年,我的家乡马头村成了“宁波市古村落”,我的故居酒坊也成了“宁波市最美古民居”。为丰富旅游项目,彰显古村特色,村里开设了一个“非遗作品馆”,再三邀我去重操旧业——做草鞋。

我怕年纪大了,力不从心,但再三推辞而不得,就抱着试试看的心里,搬出了草鞋耙、木榔头和木扳手等工具,而后又准备了络麻、碎布和稻草等材料,先在家里试做了几双,直到得心应手,看做出来的草鞋样子还不错,才正式答应去马头村做草鞋。

为吸引游客,我张贴了一张谜语给他们猜:“少时清秀老来黄,几番敲搓两成双。送君千里终有别,喜新厌旧抛路旁。”大多游客看罢,面面相觑。有一次,一位年纪轻轻的小后生问我:“老师傅,这谜底大概与草鞋有关吧?”我反问他:“那该如何解释呢?”他只是摇头,说不出所以然来。于是,我停下手中的活,对参观者说:“谜底是草鞋,前两句说草鞋的原料和工序,后两句讲草鞋的用途和奉献精神。”他听罢拍手叫绝,在场的游客也纷纷拿出手机拍下了这则谜语。

2018年除夕,在甬就读的外国留学生来古村马头过大年。这些外国朋友三五成群,指着村里每一个靓丽角落互相“叽里咕噜”交流着。其间,有位高鼻梁高个子的乌克兰女生在我面前驻足良久,拿起一双草鞋,用俄语问道:“世朵安大(这是什么)?”我因学过一年俄语,略懂几个单词,便回她:“安大(这是)草鞋。”她笑着指着草鞋示意能否让她穿一下,于是我帮她选了一双。穿上草鞋后,她满面笑容,居然扭着腰跳起了舞,众人纷纷拍手点赞。看她舍不得脱下的样子,我便把草鞋送给了她。离开时,她笑眯眯地说:“司罢先罢(谢谢)!”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。

而在去年除夕,宁波电视台的两位记者来古村拍摄有关过年的民俗活动照片。一位年轻的女记者拿着草鞋问我:“师傅,这草鞋该怎么穿?”我边示范边给她介绍:“草鞋要左右脚交换穿,还要正反面轮流着穿。如此,草鞋既耐用又舒适。”这时,走过来一位象山口音的游客对我说:“我今年已是两把锄头(77岁)的人了,过去也做过草鞋、穿过草鞋。今天,见了草鞋,见物生情,脚底发痒,是否可以给我穿一下,感受昔日的滋味。”我说可以,他就拣了一双宽大的穿上,挽起裤管,笑着迈开大步到堂前门口的石板地上走圈圈。记者们眼疾手快,举起相机,“咔嚓咔嚓”拍下了这个难得的镜头。大伯握着我的手,幽默地说:“老兄,我靠你这双草鞋,生平第一次上电视,发到微信圈里,不成了‘红人’吗?”围观的游客听罢哈哈大笑,我也笑着对他说:“恭喜恭喜!”

去年冬日,奉化老年大学摄影班的同学来我这,说要拍一组做草鞋的照片。我同意后,只见他们拿起相机围着我,时左时右、时蹲时站,忙得不亦乐乎。拍毕,一位60岁左右的退休女教师请我核对一下照片顺序。我看罢,连连点赞:“你做草鞋的七道工序拍得很好,十有八九能得奖。”她听了,笑得乐不可支。果不其然,几天后,她打来电话报喜:“老师傅,做草鞋的系列照片,经过评比,获得了2019年度全班摄影大赛第一名啦!”

上个月,我接到老同事的电话,说宁波一家饭店老板要买几双草鞋挂大堂正厅的墙上,让顾客欣赏昔日农民兄弟穿的土鞋子。我听后,虽感意外,但还是爽快地送了他两双。时隔半月,一位老朋友特地赶到我家,说某地高山寺院的老和尚,喜穿过去轻巧、防滑、惬意的本地草鞋。我听罢,也送了两双。之后,隔三差五要草鞋的不乏其人,看来老祖宗留下来的草鞋,又成了受人欢迎的紧俏产品。



玉兰花开 袁伟鑫 摄

■ 心香一瓣

众志成城
抗击疫情(快板)

袁英敦

新冠肺炎疫情年起,至今已近几十天。病菌蔓延途径多,接触呼吸都传染。

党中央习总书记,统筹部署为民计。全党全民总动员,举国上下心相连。白衣使者一批批,支援鄂区不畏险。企业个人都捐款,送去口罩防护服。

全民防疫是关键,城乡紧拉封锁线。外地人员应隔离,内地亲朋少串连。居家休闲别远离,婚事推迟丧事简。不摸麻将不聚餐,公众交际应回避。

饭前洗手应注意,戴好口罩莫忘记。相互监督无情人,雨过天晴艳阳天。

制度优越世无比,党员带头众心齐。众志成城抗疫情,我们一定会胜利!

■ 岁月风铃

战友情深似海

王天苍

去年,受杭州富阳籍1969年参军的老战友之邀,我和老妻一起去杭州参加战友聚会。

1969年,我受命奔赴杭州富阳接收一批新兵。军人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相当高的地位与威望,应征青年都争着当兵,但名额有限,因此招收的新兵质量都很理想。而征兵的重心也不是动员合格人员,而是如何稳定不合格人员的思想情绪。这批新兵到部队后被分配到准备北上对苏作战的部队里。由于平时忙于训练,彼此联系甚少,然而感情这东西,就像一根无形的线,始终把我们牢牢串在一起。

1975年秋冬,部队整编。曾经同一个部队,吃同一锅饭、睡同一间房、唱同一首歌的战友纷纷各奔东西,成

家立业。后来,手机普及,原先失去联系的战友又都找到了“组织”,虽然天各一方,但是一部手机却帮我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

去年春天,我突然接到老家台州黄岩公安分局打来的电话,当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:“我在那里没有亲朋好友,谁给我打电话呢?”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听,还没待我开口,对方先问我:“您好,您老家是不是黄岩的,当过兵没有?”我回答:“祖籍黄岩,当了十八年兵。”她自语:“这就对了。”接着又说:“不要关机,有人跟你通话。”这时,对面传来一道男声,问我:“你是王同志吗?”我答:“对啊,你是谁?”他有点激动,哽咽得说不出话:“我是……是……你带到部队当兵的小孙,杭州富阳人。我们找你……快五十年了,找

得好苦啊,你黄岩人怎么跑到奉化了呢?这次,我们与黄岩公安分局联系,如果再找不到你,死心了,好哇,老天帮忙啊……总算找到你了!”我想起五十年前,确实在富阳接收过新兵,心情顿时犹如翻江倒海般激动。没想到,富阳籍的战友们在寻找我,曾先后两次到我家乡追寻,但都扑空而归。

不到月余,他们就组织了二十多名健在的战友为代表,专程来奉化看望我。聚首后,他们告诉我举办“五十周年老战友聚会”,并向我发出热情邀请。于是,去年11月,我和老妻一起乘动车去富阳。当我与老妻走出车站时,几十名老战友列队欢迎我们。我说:“你们这样,我如何消受得了?”那个带队的老战友却一把夺过我肩头的行李,说:“你带我们进军营,这恩情

总得报。”

听着他们在聚会上谈着各自幸福快乐的生活,我心里高兴极了。扫视他们的容颜,当年的俊俏英姿和壮实身体已不再,几乎人人都是满头皆白、满脸皱纹,我叹息岁月无情、人生苦短,但看到他们不因苍老而伤感、不因生活困顿而苦恼,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是的,战友是生死所托、肝胆相照所组成的群体,不因时间、地点、条件和身份的变化而改变彼此的情感与关爱。战友之情,反而会随着时间推移更加浓烈,犹如陈酒一般,放的时间越久越醇香。

尽管不能天天与他们相聚,但我们在部队里一起出生入死建立起来的真挚感情,将伴随彼此一生!



竹 郭亚飞 画